

T5413/4454 (1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忘者宗室米不足也邊軍糧料不足
口之國初宗室少即今宗室多蓋有
自倍於昔者額如故謂之曰少誠無所處矣
以邊軍言之國軍馬多即今軍馬少不過十
之六七國初糧正額外猶有餘數即今正
額之外無所減若之何而不足也弘治以前倉廩
露積未聞告乏今乃徃徃告饑若謂水旱災傷及
小民之逋欠國初以來豈無水旱災傷及逋欠
者乎况邊稅又不在捐免之例是必有其故矣



各處巡撫初以侍郎為之其權甚重某侍郎初至坊方考察二司官提學官亦在論劾中衆曰提學官無大過巡撫曰既無大過吏負之責五板姑留供職
官不久任雖欲言治皆苟而已百弊皆生於不久任百利皆生於久任非可以言說盡也不必上考古制我

之法三年一考六年二考九年三考然後考功
選司因其考語之高下或平除或陞一級
系急用人功業顯著者六年以後

考而陞者考功必詰之文選何
揚而知其賢乎弘治以前皆遵行之舊事按
亦司官惟按察使陞布政副僉先有陞布政司者
惟風力不著之人間以陞之副使李隆陞叅政見
邸報泣曰我何負於其職而陞此官乎遂致仕去
布政司官亦鮮陞按察司者至正德中止因躁進
無耻之士干求權幸而圖速化吏部以其年資尚
淺無可奈何或以僉事陞叅議或以叅議陞副使
而

祖宗之成法壞矣嘉靖初凡正德中弊政小大皆釐

正之此係政之最大者不循其舊是

祖宗百年之成法顧不能守而正德中一時之弊乃
守之而不失以耳目之所見聞者朝邑知縣劉道
立成化十八年以進士除授中間兩次考滿拜緣
事之日至弘治五年十年餘方行取為御史繼道
立者蘇槃弘治五年以舉人除授至弘治十五年
一十年餘考滿去槃又循良吏也當是時上下相
盜賊不生地方無擾果園菜圃不設墻垣不設

倉庫充盈閭閻殷殖猶可想見其氣象也自
四十餘年知縣十五餘人即今

金之積村落之中在在室如懸
之人晝夜號叫鷄犬亦不得寧也

陝西防邊之法考唐三城守之於河外上策也蓋
守之於河外則險在我而易為力守之於河南則
險在虜而難為功也修夾道之墻時出精兵以搜
套中策也其下策來則浪戰去則坐守而已

蘇秦亦識天下之勢不幸而不遇急於富貴而為
合從非其本見也初學既成知周室易與說周顯
王顯王不能用次知天下惟秦強可輔之霸而說
秦惠王惠王不能用然後說六國使合從非其本

心也卒之殺身使顯王用之則周之威令可復振
秦惠用之則秦可霸而身可全

人才可惜造就之難點污之易易之鼎以金鉉玉
鉉象之金鉉玉鉉人所寶愛而珍護之人能愛才
如愛鉉其愛國之忠深矣古人九載黜陟幽明今
制三年考察其法已密在外撫按事竣復有旌劾
是又不時考察矣其所劾固有貪殘之輩中間或
小過或誣誣或譖謗或語言不合趨承未至以致
黜退我

國家以科目

其選者皆俊乂之器才識不大

相遠但

耳習之於累年棄之於一旦以

壯年有用之才終身閑廢深可惜也夫旌異之典
以待茂才異等論劾者以處元兇巨惡不可待考
察之期者今所劾者果不可待考察之期乎聖人
制形多加寬恤惟鼎文覆公餗其刑剴以其敵九
二之賢也剴族刑也不少假借聖人之意深矣

天下之安危在斯民斯民之利病在縣令最要官
也當今之縣令與前代不同漢唐宋之縣令一體
視之惟以賢否為高下今則分為二途進士除者
銜橫行逆施上之人必曲為回護舉貢除者一有

過失即斥去至於接見稱謂之間亦大不同進士
官但能舉職即得大典舉貢官雖竭盡心力亦不
能得間有得之者亦是通變趨時之士豈惟上人
雖下民視之必有輕重進士官自少至老官至公
卿舉貢官鮮有十年者至方面官者絕少自非有
志之士獨立不懼自知日暮途遠必為私家之計
矣此雖非

祖宗立法之意其勢堅不可破決不能一即使二途
亦不可齊進士中式年未二十即授官
至監歷事聽選三十以後方得

選官歲貢雖二十補廩五十方得貢出六十以上
方得選官前程能有幾何不有以變通之如天下
斯民何莫若多取進士每科千名鄉試量其地方
加之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五之一庶乎無偏無
黨而治可成矣

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拜伏既起御階上有無名
揭帖一本皆言劉瑾事

上命錦衣衛查既而瑾傳

旨令百官一奉天門下跪候發落辰刻命堂上官起
出已刻瑾出立門東翰林院官就東跪訴內監待

翰林院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寧杲訴
於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此乃新進
士所為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你每把
朝廷事件件壞了略加處置就都怨恨

太祖法度你每不曾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
舊站立看有揭帖處是何官太監黃公偉曰凡朝
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五品以下皆雜立丟帖之人
豈肯復立於此虧了人瑾令復跪又點武士令各
官家搜稿黃公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
肯留稿瑾已之此事若非黃公不惟憂害不知

出何等無端事件為禍不淺時天暑日烈通無寸
雲微風僵者數人命拽出黃公忿曰你帖子說的
都是為國為民事挺身出來死了也是好男子枉
累別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尚該死罪御前如
此是何為國為民好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皆入
留太監李公榮監之李曰你們倒一倒象內使擲
下水丞甚多李曰你們取食之瑾出李曰你們都
跪着來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李公私
宅閑住黃公南京閑住申刻

旨出都拏送錦衣衛追究進士盧伸昏迷搥至錦衣

衛監中不能容丟放院內是夜不知何時身死都人洶洶皆罷市初各官拏送錦衣時途中嘗餒者皆爭以飯遞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內人所為命軍官丟下乃命各堂上將各官領出辦事

成化中萬妃寵冠後宮第萬二權傾中外京師呼為萬舅門達素貧不能自立萬二微時通達妻官至錦衣衛指揮學士萬安附為同族入內閣權寵異尋常吏李自省僧計曉皆以藥術自省官至禮侍郎曉稱為法王佛子皆謁見無時曉以黃

繚絡左手於項揖公卿內臣止以右手曰左手有所用也萬妃酷愛寶石京師富家多進寶石得寵幸賞賜累鉅萬內帑幾為之空京師呼曰某寶石家某寶石家畏之也

孝皇初自省等皆得罪寶石則追其原價入官各家破產不能償

正德中每免朝後司禮監諸璫至左順門西面立各衙門說事如

御門禮如吏部引復堂官北面跪說畢司禮監首璫云

聖旨着復職鴻臚寺官替云叩頭起揖諸璫各揖如
都察院引巡按說畢首璫云

聖旨着東邊的去禮如引復尚書楊公一清當謝
恩至掖門顧隨行主事曰既叩頭便是

朝廷之上不可揖司禮監不當答揖既相揖使不可
叩頭須如何處主事曰叩頭禮不可不行不揖可
也公曰正然

都督韓公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素不
識生員見其巾衫異常人命力手縛斬之左右曰
此生員也觀曰生員亦賊耳盡斬之

朝廷聞之喜曰韓觀善應變使其聞生員而止則軍
令出而不行矣豈不損威

提督韓公觀殺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觀召御
史飲以人皮為坐褥耳目口鼻顯然髮散垂褥首
披椅後殺上中一人首觀以筯取二目食之曰他
禽獸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席坐每拏人
至觀命斬之不回首視已而血流滿庭觀曰此輩
與禽獸無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竟不能劾

都御史韓公雍才高有智略提督兩廣令布按二
司官皆行跪禮提學某曰提學官與軍門無干請

勿跪公曰提學既不行跪禮明日另見明早取應
死罪人置之庖房命劊手曰待我言殺了汝等大
聲應之及提學來見既至堂甫揖下公大聲曰拏
下殺了衆應之如雷提學以為殺已也不覺跪下
二司官笑之曰不如昨日同跪無形迹也此可以
警悻悻無實守者

又公巡撫江西每對生員稱說詩書時江西科目
方盛生員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安得稱
說詩書公聞之命提學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陽
為論以閏餘成歲為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們

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連
千字文也知聞者絕倒此可以警浮薄之習

于忠愍石國公各集紀載者皆實錄但文之抑揚
殊有未當二公皆有功於社稷非忠愍則天下之
治亂未可必而分為南北則必然矣非國公之宣
威虜未必遽退也其罪則皆有可言者當

英廟北狩李實楊善出使奉迎不持一御衣不持一
珠玉其意何如也此衆情之所深憤

英廟之所痛恨者遣使虜庭正兵部事忠愍委之不
知可乎回鑾之日入于南城此理義之至公無可

言者

憲廟已立太子而廢之此

國家之大事中愍雖為兵部督學墩謂其以大司馬兼
行六卿之事隱然拜相之制當時何無一言及之
乎當

景皇帝病篤之時已出

駕帖取楚世子繼統王長史勸世子無行而止取藩
王入嗣極大之事豈有內閣兵部不與聞乎而雙
溪乃謂

景皇帝賓天之後廷臣必推戴

英廟何謂也復辟之事當與天下共豈國公所當專
為者哉忠愍之得罪得罪於

英廟國公之有功有功於

英廟至於廢儲取世子一節則其得罪非特

英廟而已大司寇彭公作名臣錄人以不錄忠愍問
彭公曰功之首也蓋謂罪之魁此至當之論而國
公之罪則恃寵驕縱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
亡耳今忠愍祠于杭州嘉靖初南都言官謂當復
國公之爵而祠之顧未施行此論于石者之所當
識也

雪川頻洲云當今相業當以端毅王公為首稱或問李西涯如何曰文學亦可觀相業則槩乎未之聞也

御史張公芹奏牘云李榮陳寬劉瑾張永魏彬教人性行不同而東陽皆得其懽心其結納神奸誠不可測矣

五泉子李西涯琢碑行云平生一字值千金忍使全篇俱樵鑿

雙溪雜記云正德初韓忠定率九卿伏闕請劉瑾等八人下獄內則太監王公岳外則大學士劉公

健合謀已得

旨但是日天晚候明早即宣

旨送出瑾等而瑾等不知也大學士李公東陽泄其謀於瑾瑾等始大驚時

上御豹房二鼓環泣叩頭於上側且云待明日臣等不得見爺爺矣是夜以瑾為司禮監傳

旨云已發落矣遂成正德中之禍

孝皇十八年不輕詔獄錦衣乙丑主事李夢陽劾張鶴齡疏有云陛下待張氏者厚矣

上震怒下夢陽錦衣獄中外洶洶莫敢言越數日

上召大學士劉公健議事畢健從容請曰李夢陽不知胡大罪

皇上怒之甚也

上曰他無禮直呼皇后為張氏健頓首曰張氏指鶴齡非謂

皇后也

上曰人謂婦人為氏健曰此則不同昔漢人曰為劉氏者左袒宋人曰趙氏安而苗氏危蓋謂劉家趙家也若曰張家

天顏悅說即命出夢陽復其官屈西溪云

弘治中孝皇中人命一巡按以公錯筆一縣丞後丞病死丞者中貴戚也丞子奏巡按筆死伊父下之都院當巡按不應上讞

上怒甚召大學士劉公健曰巡按故勘丞死而法司當以杖罪何也劉頓首曰凡上司筆死人有三因公事如法責之邂逅致死謂之因公止應杖罪復職非法用刑致死謂之酷刑問罪為民因讐挾私致死始謂之故勘應抵命

天顏怡悅謂劉曰朕看律未精幾乎誤人今後遇此等事卿須盡言

孝皇從善如流且又導之使言雖充舜莫加焉何聖
如之屈西溪云

崆峒密集云尚書韓忠定率九卿伏闕請劉瑾等
下獄太監李榮密傳

旨已得允候明日即施行公等且退忠定公云恐未
的李公云此

朝廷大事我此膊項是鐵葉裹着敢虛說次日復傳
旨已各打十五發落矣

崆峒記云正德初劉瑾等八人擅權忠定韓公具
疏率六卿請下八人獄伏闕不肯起太監李公榮

諭意而忠定出明日召六卿入衆懼叵測襄毅許
公進同行至掖門裏謂忠定曰不知汝疏中如何
說忠定不答故拽履而後

正德初劉瑾擅權肆虐流毒縉紳大則籍沒其家
小則殺其身公卿而下竦息戰慄視之若雷電鬼
神求希其意而不能測况敢與之講議乎吏部尚
書張公彩入朝始敢進言凡事于順門講議唐政
所多中止然後六部效之中外之情始通僉事吳
廷舉劾瑾謹諱其疏中以他事必欲致之死彩申
救得免他如御史劉寓生等皆得生還復起御史

劉毅以示前日枷號之為公允此皆以術左說之
江西京官外調命已下矣彩勸止之

辦事官某以訐告授都察院司務已到任矣彩勸
罷其官

大學士焦芳導瑾為惡劉宇首阿附瑾與瑾交厚
甚密未易離間也彩皆勸退之

郎中高選戍宣府彩勸瑾復其官曰就令宣府管
糧以動人之視聽

初劉瑾納賄皆萬金以上一日瑾召尚書張公彩
飲情既洽彩從容言曰凡各官饋送非取之官庫

則科之小民下招民怨上損國儲凡貨財足用可
也多亦無益瑾喜納之時有太監侍郎錦衣衛指
揮勦事回餽白金二萬兩瑾怒奏發其事銀入官
庫三人皆罷官

瑾不用東廠錦衣衛校尉訪事自命門下人名曰
內行出外訪事甚為衣冠之禍大臣至有抄沒其
家者張公彩言之瑾瑾遂罷之不遣

張公彩自恃其才足以轉移一世然乏忠靖之誠
且有驕矜之意逢時不理欲倚權宦以就事功雖
謙抑敬慎且懼不免而况驕矜以促之易曰比之

匪人不亦傷乎彩之謂也

大學士李公東陽約二僚置酒天寧寺請尚書張公彩以接慇懃之懽是日早東陽偕二僚親至彩第邀之彩尚未起命曰請坐喫茶既而復命曰請先行東陽等出笑曰張西麓直以辦事官待吾輩耳內閣係宰輔而相待如此彩之驕可知矣

尚書張公彩查大倉所積國初來歲積若干自正德元年冗食者多歲支過原額若干計數年後大倉空矣言之瑾稿已具郎中以稿示韓主事主事曰為我謝堂尊此事未可舉也昔韓琦富弼同

心為相又值仁宗之明磨勘廕子之法一行幾乎殺身初琦不肯行至是弼中夜不寐繞床而行嘆曰韓琦真聖人今乃欲依權宦以行此事乎當睽隔之時不過小小救正而已郎中笑曰事已成無多言割了舌頭命既下內而求彬大用求成諸權貴家衆所萃尤多外而文武大臣幸廕者輩之亦多且令其各還鄉里法令既嚴行之無漸由是內外皆然而彩之禍基於此矣

瑾既就擒翼日張公彩收繫廷鞫當之結交近侍斬罪彩乃以十六事自辯皆歸之東陽謂某事某

事部中如何處東陽皆標旨不依有原稿可察疏
已下刑科時文選諸君適有事於科給事中出疏
共觀未竟內閣命官特疏收入留中不出明日有
旨再問彩遂坐以謀反

初張永自寧夏還瑾以旨止之良鄉令無進城明
日將又以旨發永南京策士勸永無奉命徑當入
朝翼日早瑾暨諸僚至順門故事謝

恩見辭既畢當六卿議事諸僚自瑾背後遂去瑾獨
留是日諸僚欲退瑾以臂止之曰今日之事當衆
共議之諸君何往乃宣吏部尚書張公彩上語又

復曰宣兵部彩退止數步俯首若沉思狀尚書王
公上瑾頓足甚恨論說移時王公面色如土復宣
刑部未上忽中使直至曰有旨宣瑾瑾曰有何事
中使曰張公公進東華門矣瑾曰如何不待聖旨
急促去明日瑾就擒矣

今獻彙言所論頗有未當者如韓忠定一代偉人
豈可少訾正德初忠定匪躬竭節伏闕抗疏忠貫
日月心獻神明不幸爲奸人泄其謀其事不成豈
可以成敗論哉

湖州沈公蘋洲集所載甚公而彙言不錄何也

名臣錄作者數家惟彭司寇去取甚真自序論于
忠愍尤為切當

當一國家豫泰事非臺諫進危言而死及幾死耳
目所覩記者在洪熙時學士李時勉論宮掖事已
打折肋三支押赴市曹行刑幸監斬官路走來遲
天威少霽命錦衣衛監候在正統時學士劉球論
時政得罪王振下錦衣獄餓死衛官函球首送振
觀在成化時主事林俊論計曉事下錦衣獄弘治
中主事李夢陽論張鶴齡下錦衣獄在正德時有
僉事吳廷舉論劉瑾下錦衣獄

當今文臣堪將帥之寄者惟太傅王公鉞耳胡地
威寧海子水草肥美林木茂盛北虜珍倚之群聚
於此數為大同患公巡撫大同提兵征之壯者或
殺或遁老弱婦女皆俘之歸捷奏公封威寧伯後
大同缺總兵官公以都督掛印充總兵官鎮守大
同北虜畏之不敢侵犯至今虜人每過海子望之
而泣然以其地凶不再居公高才有宏略作為詩
詞新奇雄放出人意表

吐魯番逐忠順王據哈密城甘肅鎮守都督劉公
寧偕巡撫都御史許公進提兵征之克其城復立

忠順王而還時塞外乏水軍馬困渴吐魯番率兵
追之不及三十里而我軍入關魯兵引去
正德中河南鎮守廖太監姪愷入河南鄉試監臨
以下皆取之監試僉事張公璉執不肯監臨與二
司計出張僉事於外愷遂中式及晏張令徹出愷
席不容愷與晏二司固勸之張知不可爭拂衣出
不與晏

權寵之人若行好事如薦賢去惡益國利民之類
便當獎與行之若以其出於權寵阻而不行則妨
賢長惡病國殃民在我矣天順中石國公薦儒者

吳與弼吳一時之賢人君子也大學士李文達公
因而用之未為不可彙言指此以文達為國公之
黨且云為國公草薦疏草疏之事有無不可知國
公欲薦賢不能自為疏而大臣代之亦可也假使
魯欲誅顏子季氏力能救之而不能草疏托之孔
子孔子辭而拒之可乎

英廟委任文達有罔兼罔知之誠文達始終持廉秉
公未嘗行一胷臆入一苞苴自後來觀之可謂富
貴不能淫之大丈夫矣豈可輕誣之哉

大學士劉公珣不拘拘於曲謹而有節成化中

欲易儲召內閣諸輔臣議他莫敢言公執不可
上命出公立不追必欲得命
上悟從之聞史冊不載此事

弘治中國戚張鶴齡時入禁宮侍晏太監何文鼎
戒鶴齡曰

祖宗有法非內官入此門者許諸人斬之國舅再無
入鶴齡不悛一日復入侍文鼎仗劍立門外曰今
日必誅鶴齡內使密報

上命收縛文鼎鶴齡既出

上問訊文鼎曰汝內臣安能如此是誰主使文鼎曰

主使者二人

皇上亦無如之何

上曰彼為何人而我無如之何文鼎曰孔子孟子

上曰孔孟古之聖賢如何主使文鼎曰孔孟著書教

人為忠為孝臣自幼讀孔孟之書乃敢盡忠

上怒命武士瓜擊之文鼎病瘡死

大學論新民曰平天下吾儒當國致治惟在於平

否則為偏黨為惡不小矣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武定侯郭勛恃寵驕恣固為有罪何曾謀反無

此而加之是誣陷之也名曰扶公道其實害公道

名曰惡惡而反自為惡厥罪均矣當時刑部尚書
吳公山執而不肯衆議紛紛臺諫交論吳公不動
為民去讖者謂吳為真刑部尚書可謂天下非之
而不顧矣

都御史胡守中拜郭勛夫婦為父母勛敗守中劾
之後守中以罪下獄勛面罵曰我雖不曾生下汝
汝夫婦也曾叫爺叫娘乃劾我耶可謂萬世士者
之羞矣胡守中之死於律亦欠合今之所論非以
守中曾為都御史也非以守中曾中進士也直以
盜論守中耳守中乃當死之盜耶不當死之盜耶

強盜得財者斬不得財者徒監守自盜得財者准
徒不得財者不應耳守中雖聽許銀八千兩銀尚
在庫未到守中之手乃監守自盜不得財者也豈
可坐以死罪誅一守中如芟一腐草耳何足惜哉
明明之法可惜也

孝皇賓天中使持其白綾血衣慟哭曰古今有幾箇
這等聖人因言

孝皇方御膳金夫人泣訴主事李夢陽事曰

皇上在夢陽尚敢如此他日我家無遺育矣固請罪
夢陽

孝皇怒揮膳而起終不罪彛陽

左都御史戴公山屢以疾辭

孝皇不得已使中使諭曰既不肯留君臣之情可不
一而辭乎山扶病入辭

孝皇見其羸弱曰卿真病也賜茶山叩頭辭

上泣下曰與卿長別矣山復叩頭曰臣不去也

上揮淚曰却不好数月山卒于京山忠亮不阿始終
以道自持

弘治中周公經為戶部尚書

孝皇欲起一別官患缺用左右曰何不取之戶部

上曰周經得無不可乎左右曰

皇上取之經豈不與

命下經曰此軍儲也不可動奏上

上欲已之左右曰命既下豈可中止復下之部左侍
郎韓公文復上奏

上亦欲已之左右曰不准尚書奏豈可准侍郎復下
之部右侍郎許公進復上奏

上顧謂左右曰朕謂不可果然若不已之明日科道
又言矣遂報罷

英皇既退太學士李公賢命吏部推

簡久不上

英皇召尚書王公翱問故翱曰

皇上既退賢必求一人勝於賢或與賢等者方可

英皇曰李賢果何如翱曰本分人也廷臣無有過於賢者

英皇復召賢入內閣

吏部久任尚書王公翱十餘年初尚書王公直堂印翱副之然事皆決於翱後直去位翱專為尚書尹公旻侍郎尚書亦十餘年當其時也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初太學士萬公安素鮮文學圖為祭酒而時不與適祭酒缺吏部推安為首邢公讓次之安讓私第相連侍郎與讓厚者書一小帖曰萬首邢次意在其次九之過讓第適安之子戲讓第門侍郎以為讓之子也投其帖于子安見之甚恨既而果點讓為祭酒後安認萬妃為同宗入內閣誣收繫讓枷于監門前奪其官後並逐尚書尹公旻

孝皇重人命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恃才舞智任刑執法人多死杖下巡撫都御史列其箠死之人奏興曰養犬所以防盜今不吠盜而吠主養猫所以捕

鼠今不捕鼠而捕鷄設官所以安民今不安民而殺民

孝皇以其筮死人命數多震怒收興廷訊當斬吏部尚書王公恕陝西三原人也初興巡歷至三原搜索王家無所得黜其儒學生員大半至是王公上疏論救謂興執法不撓克盡憲職

孝皇素重恕興免死打一百邊遠克軍

宮人鄭金蓮其兄火者鄭某鄭金蓮與宮人王女兒同宮為火者言皇儲為王女兒所出火者告之王女兒家人共趨之稱為皇親王女兒父兄王某

等一時炫赫緝事衙門奏

聞

孝皇以事干宮闈親御玄武門謝之鄭金蓮筮死火者斬于市王女兒收入宮王某等問罪發之里

成化中給事中鄒某左遷蕭山知縣蕭山人御史王某以事克軍潛回里二人皆恃才放縱不拘禮法初交甚懽後不相下久構為讐鄒惟以逃軍解王預寫文書僉定解人路費馬匹俱已預備久不得見一日王飲于三十里之外鄒命解人即席縛之行王家知之已遲鄒又使人截于途追不能及

至唐信王以病死王之子欲報之鄒防之謹後鄒
陞按察司僉事飲于餞家還王子率家衆縛鄒剄
其兩目實目孔以灰置之糞舟中鄒乃不死告之
官王子當絞後太學士蘇州王公鏊悉其故因是
釋之文士撰為戲文今扮演盛行扮鄒者以銅為
二目納之以灰備諸醜態
形而上謂之道氣而上謂之性

苑洛集卷之十九

